

## 《新莱茵报》的语言风格及其当代启示研究

王博

江苏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 江苏常州

**【摘要】**《新莱茵报》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创办的无产阶级报刊，其独特的语言风格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实践来源。本文采用文本分析与历史语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参照德文原始报刊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出《新莱茵报》语言风格的三大特征：以坚定立场为根基的自觉论战、以认知塑造为内核的修辞智慧、以思想传播为宗旨的通俗表达。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该风格对当代新闻舆论工作的现实启示，主张主流媒体应借鉴其在原则问题上的立场坚定性以及理论传播上的大众化路径，为提升主流媒体在复杂舆论场中的话语能力与传播实效提供历史经验。

**【关键词】**《新莱茵报》；语言风格；当代启示

**【基金项目】**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24SJYB0912）：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在中国的译介研究；江苏理工院校人才引进项目（KYY24526）：马克思新闻语言观的实践与翻译研究

**【收稿日期】**2026年1月6日

**【出刊日期】**2026年2月8日

**【DOI】**10.12208/j.ssr.20260060

###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style of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Bo W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Abstract】** The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founded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during the 1848 European revolutions, served as a proletarian newspaper whose distinctive language style constitutes a crucial practical source for the Marxist view of journalism. Employing a research methodology that integrates textual analysis with historical-contextual examination, and drawing on original German-language newspaper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dentifies three key features of the newspaper's language style: conscious polemics rooted in a firm stance, rhetorical wisdom grounded in cognitive shaping, and popular expression aimed at the dissemination of ideas. Building on this analysis, the study furth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implications of this style for contemporary news and public opinion work. It argues that mainstream media should draw inspiration from the newspaper's steadfast stance on matters of principle and its mass-oriented approach to theoretical dissemination. Ultimately, this research offers historical insights for enhancing the discursive capacity and communicative effectiveness of mainstream media in today's complex public opinion landscape.

**【Keywords】** *Neue Rheinische Zeitung*; Language style;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 1 引言

《新莱茵报》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6月1日创办，是“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第一次完整实践。”<sup>[1]</sup>尽管存续时间不足一年，《新莱茵报》凭借其鲜明的立场、犀利的笔锋和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了无产阶级新闻史上的一座丰碑，被列宁盛赞为“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sup>[2]</sup>。这份报纸的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其及时传递了革命的讯息，更在于它开创性地实践了一种全新的语言风格与话语方式——一种将深刻的理论洞见、

鲜明的政治立场与高效的社会动员有机融合的宣传范式。

国内学界围绕《新莱茵报》已展开了多维度研究，成果丰硕，可分为以下三大方向：一是以《新莱茵报》登载的部分文章或内容为对象剖析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和内涵<sup>[3]</sup>，这一方向承接了国内《新莱茵报》研究的最初传统；二是聚焦《新莱茵报》的报刊属性，从新闻学的视角关注其办刊实践，涉及其组织架构、新闻出版活动其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中的历史定位<sup>[4-6]</sup>等，这一研究方向的延伸是对国内党报党刊的经验

指引；三是拓展了对《新莱茵报》的内容挖掘，研究不再局限于报刊上的部分重要文章，而是以一种全局的视角阐发《新莱茵报》的本质，重新发现了广告、附刊等原本被忽视部分的研究价值<sup>[7]</sup>。

另一方面，对《新莱茵报》的语言风格进行系统梳理，并深入挖掘这一历史资源对当下新闻实践启示的专题性研究，尚存可拓展的学术空间。语言风格绝非单纯的形式技巧，而是思想内容、政治立场与传播策略的集中体现。正如法国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指出的，语言作为一种“象征权力”，其风格选择本身就是特定场域中立场、权力与策略的集中体现<sup>[8]</sup>。在当代中国全力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背景下，重回《新莱茵报》这一思想源头，审视其语言风格的生成逻辑与表现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为获得更为全面的结论，本文通过直接研读报刊原始文献，结合历史语境考察，力求突破依赖译文可能带来的理解局限，实现对《新莱茵报》语言风格更为准确、深入的把握。文本旨在回应以下两个核心问题：第一，从文本与历史语境相结合的视角来看，《新莱茵报》的语言风格呈现出哪些核心特征？第二，在当下媒体格局与舆论生态发生深刻变革的今天，这些特征能为提升我国新闻舆论工作的传播力、引导力与影响力提供何种启示？

## 2 《新莱茵报》语言风格的核心特征

《新莱茵报》的语言风格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独特之处在于将坚定的政治立场、深入的认知塑造与有效的传播策略融为一体。通过对德文原版报刊的文本细读，可以将其核心特征归纳为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 2.1 以坚定立场为根基的自觉论战

自发行伊始，马克思及其编辑团队就将《新莱茵报》定位为“民主派机关报”（Organ der Demokratie）<sup>[9]</sup>。这里的“民主派”既区别于妄图抹杀1848年三月革命成果、恢复贵族统治的封建势力，也区别于保守懦弱、奉行绥靖策略的资产阶级力量。这里的民主派从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呼吁彻底的社会革命。具体到语言层面，《新莱茵报》表现出一种基于明确政治立场的自觉论战风格。这种论战性并非情绪化的简单抨击，而是建立在对社会矛盾深刻认识基础上的、系统的政治表达。

一方面，《新莱茵报》在词汇层面有意识地系统性地使用具有强烈价值判断的词语评述特定的对象，潜

移默化地构建了一套具有鲜明无产阶级意识的话语体系。例如，在提及封建贵族和邦国君主时，报刊频繁地使用了“反动的”（reaktionär）、“专制的”（despotisch）、“腐朽的”（verrottet）<sup>[9]</sup>等定语。这些词语不仅具有描述功能，更在情感和道义层面将封建势力置于历史发展的对立面。而涉及到资产阶级时则大量运用了“怯懦的”（feige）、“虚伪的”（heuchlerisch）、“背叛的”（verräterisch）<sup>[9]</sup>等形容词，揭露了资产阶级各方在革命中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在制宪等事宜上，他们处处向封建君主妥协，畏惧忍让。而面对革命初期的盟友无产阶级时，则是选择前期欺瞒直至后期出卖。这种词汇选择绝非偶然，而是基于深刻的洞察，通过语言将抽象的政治立场具象化，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其价值判断，成功地在语义层面完成了对斗争对象的政治定性。

另一方面，《新莱茵报》运用一系列具有强烈对抗性的句式结构构建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话语场域，明确了“我们—他们”“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的叙事框架，使新闻报道超越了简单的事实陈述，升华为鼓舞革命斗志的政治宣言。

例如在报刊第6期有关柏林治安委员会的报道中，马克思写道：“我们希望柏林人民无论如何不要让这个冒牌的、反动的委员会来保护自己。<sup>[10]</sup>（Wir hoffen, daß das berliner Volk sich von diesem eigenmächtig konstituirten Reaktions-Ausschusse in keiner Weise bevormunden lassen wird.<sup>[9]</sup>）”“我们”一词表明《新莱茵报》紧紧地与柏林人民站在一起，统一战线，共同对抗制定新治安法的社会安全委员会。“冒牌”“反动”则揭露了这个披着官方外衣的委员会的本质，他们妄图通过立法改变三月革命的成果，将市民自卫团偷梁换柱成反革命中心。德语原文中的 bevormunden 一词原指“监护，不让……有自决权”，挑明了反动委员会将柏林人民视作没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未成年，妄图管束人民，代替人民做选择的险恶居心，而“无论如何不要”则凸显了无产阶级人民与资产阶级政府部门间的不可调和性。

这种自觉的论战风格，使《新莱茵报》的语言具有了鲜明的战斗性。它既不同于资产阶级报刊标榜的所谓客观中立，也区别于简单粗暴的政治宣传，而是通过严谨的逻辑论证和精准的语言表达，将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转化为具有说服力的话语实践。这种语言风格的确立，不仅为当时的革命运动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也为后来的无产阶级报刊树立了光辉典范。

## 2.2 以认知塑造为内核的修辞智慧

《新莱茵报》的语言魅力不仅在于其坚定的政治立场，更在于其通过精湛的修辞艺术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民众的认知。这种修辞智慧不是简单的文字技巧，而是建立在对社会矛盾运动规律深刻把握基础上的话语策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闻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

首先，《新莱茵报》构建了形象且系统的隐喻网络，将难以理解或者受制于严苛报刊审查制度而无法明说的理论观点转化为生动易懂的表达，体现了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思维。例如，报刊将反动派比作戏剧中的丑角，其一系列行为好似“傲慢的登台”（*bei dem erneuten frechen Auftreten der Reaktion*）；将君主专制制度比作终将“死亡”（*gestorben*），乃至“腐化”（*verstorben*）的有机体；而革命的巨大力量则是自然界具有摧枯拉朽之力的“风暴”（*Revolutionssturm*）<sup>[9]</sup>。这些隐喻不是孤立的语言装饰，而是以形象化的方式逐步塑造了民众的认知，增强了革命的士气与信心：旧事物的衰亡与新事物的生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其次，《新莱茵报》善于运用反讽的修辞艺术，通过表面意义与实际意义的悖反，揭示事物内在的矛盾。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时写道：“就算这个博学的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那么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sup>[10]</sup>（*Gesetzt, es gelänge diesem gelehrten Concil nach allerreifster Ueberlegung, die beste Tagesordnung und die beste Verfassung auszuklügeln, was nutzt die beste Tagesordnung und die beste Verfassung, wenn die Regierungen unterdeß die Bajonette auf die Tagesordnung gesetzt?*<sup>[9]</sup>）”这里所谓“博学的议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表面上看似褒扬，实则是在嘲讽法兰克福议会囿于形式，胆小怯懦，没有勇气第一时间把革命成果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是在程序正义等细枝末节上兜圈子，揭示了资产阶级宣称的理想与其实际表现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种以认知塑造为内核的修辞智慧，使《新莱茵报》的语言既具有深度，又富有感染力，不仅增强了报刊的说服力，更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读者的辩证思维，塑造了认知能力。

## 2.3 以思想传播为宗旨的通俗表达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sup>[12]</sup>。作为舆

论武器的《新莱茵报》便是在保持理论彻底性的同时，始终致力于实现革命思想的有效传播，借助大众化的通俗表达让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触及更广泛的群众。这种通俗表达并非理论的简化或妥协，而是基于对传播规律的深刻把握。

首先，《新莱茵报》在涉及到相对复杂难懂的经济议题时没有直接使用抽象术语，而是创设了具体的生活场景帮助读者理解。例如，马克思在揭露强制公债法的强盗逻辑时引入了纺织工厂工人的例子<sup>[11]</sup>，引导读者看清清泽曼政府的谎言本质，警示普通民众不要受其蒙骗。如此便将抽象理论具象化为可感知的生活实际，将学术话语转化为平易近人的大众话语。

其次，《新莱茵报》擅长借助大众读者熟知的宗教典故或历史事件来阐释当前纷乱的社会和政治局势，既能够减轻读者的认知负担，又可以增强传播亲和力。例如，马克思征引“九月法令”（*deutsche Septembergesetze*）这一法国实行的新闻法规暗示德国出版环境的恶化趋势。

这种以有效传播为宗旨的通俗表达，体现了《新莱茵报》对新闻传播规律的深刻把握。它不是对大众趣味的简单迎合，而是在保持理论彻底性的前提下，通过创造性的语言转化，使深刻的革命理论成为工人阶级能够掌握的思想武器。这种大众化的成功实践，不仅为当时的革命运动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也为当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 3 《新莱茵报》语言风格的当代启示

《新莱茵报》虽已历经近两个世纪，但其语言风格所蕴含的传播智慧对当下全媒体时代的新闻舆论工作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在信息爆炸、舆论格局复杂的今天，主流媒体如何提升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可从这份革命报刊的语言策略中获得宝贵借鉴。

### 3.1 立场坚定性与话语策略性的统一

在价值观念多元激荡的当下，主流媒体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保持鲜明的政治立场。同时，《新莱茵报》的实践表明，立场的坚定性需要借助有效的话语策略才能实现高效的传播。当代新闻舆论工作应当借鉴其论战但不谩骂，坚定但不僵化的话语智慧。

### 3.2 理论深刻性与表达通俗性的统一

在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今天，如何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新莱茵报》的理论通俗化实践提供了经典范例。当代理论宣传需要摆脱官样文章和学术腔调，实现从向受众本位的转变。

具体而言，理论传播可以学习《新莱茵报》的智慧，

善于运用生动案例、鲜活故事来承载深刻道理。在媒体融合背景下,更要积极探索运用短视频等新媒体形式,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可感、可知的视听产品,使理论宣传既有思想深度,又有生活温度。

### 参考文献

- [1] 陈力丹.马克思开创的党报国际视野传统——立足科隆面向欧洲与世界的《新莱茵报》[J].城市党报研究,2020,(09):57-66.
- [2] 列宁全集第2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3] 王俊勇.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致思理路——基于马恩在《新莱茵报》时期的政治文献研究[J].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8,34(04):6-11+140.
- [4] 李斌,季为民.马克思报刊经营策略研究——基于《新莱茵报》原始文献的考察[J].新闻大学,2023,(01):1-15+118.
- [5] 李斌,陈力丹.从《新莱茵报》第129号出版的一天一夜看马克思的新闻编辑理念[J].传媒观察,2025,(01):55-63.
- [6] 郑保卫.论《新莱茵报》的历史贡献——写在《新莱茵报》创刊170周年之际[J].新闻爱好者,2018,(06):25-28.
- [7] 荣雪燕.党报群众路线的源头——《新莱茵报》读者来信研究[J].青年记者,2025,(11):102-112.
- [8] Bourdieu, P. 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M]. Cambridge: Polity,1990.
- [9] Karl Marx/Friedrich Engels. Marx-Engels-Gesamtausgabe (MEGA 2), Abteilung I, Band 7[M]. Berlin: De Gruyter. 2016.
- [10] 马恩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1] 马恩全集第3卷(第2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版权声明:** ©2026 作者与开放获取期刊研究中心(OAJRC)所有。本文章按照知识共享署名许可条款发表。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